

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简介

南轩书院位于宁乡市官山下,由南宋理学大师、教育家张栻创立。明世宗在嘉靖三年时下令将罗带山改名为“官山”,再次建以张栻之号命名的南轩书院,并御书匾额;清穆宗在同治八年时下令“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

2017年,宁乡市委、市政府在南轩书院遗址之上恢复了书院及周边遗迹,以传统书院建筑结构为基本格调,整体为封闭的四合院结构,体现浓郁的书院文化氛围。



南轩书院。

作者供图

拜谒南轩书院

江波

宁乡人杰地灵,且不必说巍巍大沩山就有十二峰十三岩,风光旖旎,文脉深厚。也不必说泱泱四水在楚沩大地蜿蜒盘旋,滋养了如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等无数仁人志士。更不必说千年密印寺、神秘炭河里、气腾如雾的灰汤温泉。即使是一个资深宁乡人,不经过一番认真梳理,也难以说尽宁乡之古、宁乡之美、宁乡之丰。

在宁乡众多的人文景观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南轩书院。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说:“高天仰北斗,正学崇南轩”。南轩书院不是寻常书院。



忠 魏 公 像



南 轩 公 像

张浚(上)、张栻(下)画像。 资料图片

南轩书院地处僻远的宁乡西部乡镇巷子口官山下,离岳麓书院两个多小时车程,离宁乡县城亦有79公里之远。而令人惊奇的是,每年清明时节,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院长都会带领湖湘学者及本硕博学生数十人,虔诚地来到南轩书院,叩拜书院的创始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先生。不仅是岳麓书院的师生来拜,城南书院(属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碧泉书院(属今湘潭大学)的专家学者、莘莘学子,每年也都都要来巷子口拜谒南轩书院,慎思追远。

没错,大家所熟知的“朱张会讲”的张栻先生和他的父亲张浚贤相,归化宁乡官山已经将近九百年了!

官山原名罗带山,罗带山下村庄自古名龙塘。罗带山接衡岳之余绪,属沩山之正脉,自古多枫树,今日山中尚可见几人才能合抱的古枫树。龙塘故里绿水泱泱,沩水与白云轻雾从群峰中逶迤而出,涵养周边花果最盛。

南宋绍兴年间,一代中兴明相张浚及长子张栻潭州,过宁乡,访密印,拜裴休墓,顺九折仓而下,行马至此,慕此间“枕山、环水、面屏”之景胜,先后安葬于此,并留下书院中的明珠——南轩书院。

斯人已与山脉千古,而道统传承、精神哲思历八百多年而弥新。

南轩书院究竟建于何年何月?2014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书院旧址考古中,发现两处明显的建筑遗迹,书院墙基墙址十二处,由青砖和石垒砌,建筑年代追溯到宋,延续到明清民国时期。最近的文字记录为明嘉靖三年,敕令重建魏公祠和南轩书院,内阁首辅杨廷和亲撰《宋丞相魏国张公父子祠堂碑记》。

我甚至想不明白,县令胡明善,一个外乡人,为什么当时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建书院,嘉靖皇帝又为什么如此垂青张浚张栻父子俩?也许是源于“道南正脉”的学统,也许是“丽泽风长”的主敬存诚。也许什么都不是,但这官山,就如同一个文化符号、一座丰碑,记住了张浚张栻父子,也记住了那段情深义重的历史愁绪。



南轩书院。

作者供图

读南轩诗词,又能发现一个“不寻常”的南轩先生。有好事者发现先生571首诗中,87首涉酒,酒字103个。“阴崖冲雪寒肤裂,野路燃薪春意回。旋暖提壶倾酒,陶然绝胜夜堂杯”。南轩先生爱酒,爱茶,爱食荔枝,爱青山,爱妙理,爱四时风景,爱张公岭上梅,爱菊香满潭州。更爱与友人相聚,深拥杨万里、张孝祥、陆游、周必大、辛弃疾等强大的朋友圈,相与发明,宋韵雅俗风华毕显,一时无两。

循着朱子的脚印,经过书院一池碧水,进入书院正门。书院是个传统四合院格局,中间两进是南轩公祠和魏国公祠,左侧是湖湘文化进程展陈,右侧是讲学之所——“四德堂”。岳麓书院湖湘学者们全程参与书院设计和文化挖掘,每一帧设计都有来由,都是向南轩先生致敬之作。

南轩祠中,晓畅军事的先生一手握书,佩剑袖内,神色凝重,“忧时多苦语,怀古更余悲。”南轩先生的忧乐始终在国家兴衰、治学育人。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当年的南轩书院怎样教学,有些什么学子,但我们从南轩先生八年主教岳麓书院可知大略。先生的教育思想非常前卫,主张“成就人材”“传道济民”,不为利禄计。正是这种教育理念的传承,影响了一代代湖湘学子。

即使师生相伴日短,南轩先生还是继承了老师宏宏以性为核心的湖湘哲学思想,并以岳麓书院为学术基地发扬光大。“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影响了诸如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杨昌济一代代湖湘英才,也正是这些湖南人又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徘徊南轩祠旁,一群小学生蜂拥而入,似模似样行起了儒家礼。仔细观之,原来是来研学的学生,他们在南轩书院向“太老师”致敬、行开笔礼、做宣纸,真是寓教于乐的好举措、好处所。

出了南轩祠,沿长廊左转,有两进宅子作湖湘文化展陈,无意中发,自南轩先生主教岳麓以后,在66位历任山长中,宁乡人竟有11人之多。其

二

2017年,宁乡市委、市政府在南轩书院遗址之上恢复了书院及周边遗迹。今天来到此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雄伟的碑亭,碑亭里的石碑是清同治帝御赐“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碑文,碑亭后方是一座跨过沩水的巍峨木桥,人称官埠桥,一座极具中国桥梁建筑之美的长桥。

很多朋友都疑惑,张浚张栻父子走过那么多名山大川,为什么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罗带山呢?我以为大学者陶汝鼐的理解比较接近古人心理。当年陶游沩山,经过长桥,见桥畔一穹碑挺立,是南轩公过此桥之诗刻于石,有“徘徊念今昔,领略到渔樵”之句,感叹曰“昔魏公父子尽瘁国事,愿死葬衡湘间,尤令人慨然起敬。”浚公亦是佛家弟子,与名相裴休墓庐彼此相靠,造就了这座大山的“玉辇山辉”,官山何其有幸!

今日横市长桥石刻已不可见,下马碑也曾遗失多年,幸有岳麓书院老山长陈谷嘉先生从官山村一农户的猪圈内找到这两块宝贵的麻石原刻。只是原物中还有一个高大的尖顶建筑就永远消失在岁月长河里了。

触摸一下厚重的下马碑,踏上朱红色的官埠桥,桥下是悠悠沩水,日夜流淌。抬望眼,西侧是笔架山、书山、笔山,东侧是从大沩山奔腾而来的九折仓,正对面是长年云雾缭绕的官山,南轩书院就在山之阳、水之滨,隐约可见粉墙黛瓦、典雅清幽。

“朱张会讲”名动天下,流芳丹青。细读乾道三年那段段腾腾的历史,似乎还能听到朱张“三日夜而不能合”的唇枪舌剑,体会到思想碰撞的电光火石,又看到“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之盛况,亦可窥见朱张在学理愈辩愈明时兄弟情谊越来越深厚。

会讲之余,朱子与南轩先生来到官山,祭拜张浚贤相,写下神道碑。南轩先生英年早逝后,朱子又为先生写碑铭,并不遗余力为先生整理文集。多年后朱子主政潭州,再次来到官山祭拜。更难得的是,同为思想家的朱子不仅极其佩服南轩先生的学问见识,且明确承认自己与先生从游之间,开益为多。“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又云“南轩文字极易成,尝见其就腿上起草,顷刻便就。”读此方知南轩先生为何能身后留下两百多万字。读南轩思想,其正,其高,是显而易见的。“性本论”强调人的作用,在当时乃至现代,都是极其宝贵的思想,引申出的“经世致用”“知行互发”正是湖南精神的源泉。

三

中,大学者王文清、撰写“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的袁明曜、程颂万、刘宗向等诸君就是土生土长的宁乡人。原来,“宁乡人会读书”的密码里,还包含着“宁乡人会教书”!

看完展陈前行,经过怀古轩,来到魏国公祠。魏公张浚当年历经宋高宗、高宗、孝宗三朝,出将入相,力主抗金,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亦为公之麾下。魏公三次组织北伐,深憾未能恢复河山,留下遗言不回祖宗之地,在江西余干病逝后,张栻不远千里护送安葬于此。魏公因主战屡受秦桧排挤,政治命运多舛,而其耿耿忠心令后人无限敬仰。据宁乡人总结本地人物,人才辈出的同时无一奸臣,都认为是魏公宣公为宁乡作八百多年表率,是为宁乡不出奸臣的渊源。

以道家礼拜魏公(魏公在明代以后被封为十七代文昌帝君),出北门,迎面遇上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原来,南轩书院有一件盛事——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碧泉书院与南轩书院合作挂牌。

南轩先生曾求学于碧泉书院,创立城南书院、南轩书院,掌教岳麓书院,培养了大批学者,使湖湘学派闻名于世。

挂牌合作后,南轩书院正式成为岳麓书院的国学传承教育基地,城南书院、碧泉书院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基地。三大书院将定期邀请全国各地知名学者来此讲学研讨,传承湖湘文化,弘扬国学经典。岳麓书院前院长陈谷嘉将捐赠自己的大部分藏书,在南轩书院建成谷嘉书屋,延续精神文脉。

如此盛事美事,不由得让我们亦欢欣鼓舞,此时虽是初冬,且温度突降,“手剪荆榛增叹息,眼中春意满三湘”。寒风中,我们虔诚拜谒南轩书院,行走在书院风景之中,与山水相映,风声雨声琅琅读书声,书写了历史与现实的曼妙相逢。在这超然的境界中,南轩先生父子在这里留下的一层一层文化烙印,与青山不老,流淌在永不停歇的历史长河之中!

向志柱

“天高地迥 心旷神怡”是长沙天心阁的山门联。今年11月,我应邀为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楹联里的湖南》专题报道解读这副对联,报道在客户端发布后,点击阅读量很高,受到读者好评。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接受解联的邀请。一是,当时正忙于社科基金结题,确实无暇他顾;二是我去过天心阁,对该联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三是寥寥“八字对联”,怎么看都是两个成语的组合。觉得此联难以解读,因此一度拒绝。

后来接受邀约,亦一度感觉无从措手。最先想到的从嵌名联角度说一下。联首嵌入“天心”二字,属于嵌名联中的藏头联。嵌名联需要化入无痕,妙合无垠。岳麓书院的“纳于大麓 藏之名山”就属于藏尾联,明显有典故,自然有话说。但天心阁嵌名联似典非典,还是有点勉强。

如果说王勃《滕王阁序》、范仲淹《岳阳楼记》等千古名文的存在,使“楼以文存”成为一种美谈,那么,“天高地迥 心旷神怡”这副对联就属于“联以阁名”的经典范式,需要联与阁的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因为“天高地迥 心旷神怡”不与天心阁关联,就非常普通;天心阁有了这个嵌名联,也就有了一张不可复制的文化名片。我由此提高了对嵌名联的认识,后来记者将此含义写入报道标题《天心阁:此联非我莫属》,是很有见地的。

在准确挖掘出对联的逻辑关联方面,也是颇费周章,但与报道组年轻记者们的商讨给我不少启发。如果把对联简单视作两个成语,就失去了对联与传统优秀文化的关联,也就失去了对联背后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失去了对联后面的文化阐释空间。

相关资料虽已指出,上联语出王勃的《滕王阁序》,下联语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联把古阁形胜与游人心境描绘得恰到好处,但没有作出进一步阐释和解读。大致说来,上联“天高地迥”写景,下联“心旷神怡”写情;“天高地迥”属于客观存在,“心旷神怡”属于主观意识。但是,“天高地迥”已包含主体精神的投射,“心旷神怡”亦与精神主体的真切感受相关。对联由自然景观而人文精神,由外在而内蕴,这是肯定的。但是,难以找到上下联之间的逻辑关联,就难以发掘出对联背后的文化底蕴。

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在出典方面延展。

上联语出王勃《滕王阁序》的“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接语是“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面对宇宙茫茫和人生一瞬,洞悉“盈虚有数”之后,王勃并没有陷入命运虚无之中,而是不舍进取之志。王勃慨叹自己“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但更多的是倾吐“有怀投笔”,请缨报国的情怀和勇往直前的决心。“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下联语出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句,不能漠视“宠辱偕忘”四字。范仲淹透露出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豁达胸襟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每个登临者看到的都是“天高地迥”,感受到的都是“心旷神怡”。如何才能做到眼睛看到的是“天高地迥”,心感受到的“心旷神怡”,其关联点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心境,需要此时此地此人的和谐统一,遵循天道,敬畏自然,内心安顿,把“天高地迥”作为视野和格局,把“心旷神怡”作为过程和归宿。由此,嵌名联的逻辑关联得以敞亮。所以,对联巧妙选取四字,具有简约深宏的意味,看似平常却奇绝!“八字短联参透人生”,编辑又将此意入题,也是很有眼光的。

报道成稿后编辑请我一看文本,作为曾经的编辑,我一改苛刻风格,微信回复:“几位辛苦了!妙笔生花,妙合无垠。我们双向奔赴,共同成长!可以一字不易。”11月4日,《楹联里的湖南》上高地迥,心旷神怡——天心阁:此联非我莫属》在新湖南客户端推出,一时成为热文。

由于篇幅等原因,我还准备了一些内容,没被收录。现在悬挂在天心阁山门上的这副楹联,下联落款是“叶圣陶题”。不少对联类著作和文章引用和介绍,普遍认为这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所撰、所书。经过多方(包含天心阁管理方)确认,该对联作者为我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邵阳洞口人曾光炎先生。

曾光炎(1913-1984),只读过小学,算得上自学成才的典范。先后在中

「楹联里的湖南」: 一场双向奔赴的文化之旅



天心阁南门景观。 李健 摄

高中、大学任教,经史子集,多有涉猎;诗文联字,广受好评。一生嗜书如命,著有《拙叟三章》(诗草、文章、联草)等。撰有邵阳双清公园双清亭联:“双塔六亭宽眼界 济人利物慰心期。”联首嵌入“双”“济”二字,亦属于嵌名联、藏头联。亦为岳阳楼题联:“忧乐关心,喜今日湖山有主;俯仰在目,登此楼风月无边。”可见天心阁的嵌名联,不是曾光炎先生的一时心血来潮。我查阅了《叶圣陶年谱》,没有发现与天心阁对联的相关情况。该联落款用“撰”,一般指内容创作者;用“题”,可以是创作者,亦可以是书法写作者,包括内容创作和题写。撰写和书写出自一人之手,可用“题”,或作“撰并书”。现在天心阁山门所刻,落款作“叶圣陶题”,有点模棱两可,但也不至大错。若有机会补入集联者曾光炎,更为妥当。

如果说嵌名联与天心阁的关系,属于“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的关系,报道团队与解读专家的关系,《楹联里的湖南》活动与湖湘传统文化以及湖南形象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楹联里的湖南》专题报道意在“品楹联小美文章,知湖湘大美天地”,从选题策划到方案落地,再到新湖南客户端图文并茂的推送,采编团队非常敬业和专业,报道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对于解联专家既是参与和学习的过程,更多的是智慧投入的过程。采编团队与解联专家的关系,就是共同创作、共同打磨的关系,我与新湖南采编团队共同完成了这次“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的智慧投入与分享。

在楹联解读过程中,编辑团队也总是着力于引导挖掘对联背后湖湘文化的含义,湖湘文化及其体现的湖南形象也因为报道再次得到重视或唤醒。《楹联里的湖南》今年推出40副湖南名联相关报道,据说2024年还要继续推进报道,做大做强品牌,其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湖湘文化的传播行为,也是弘扬湖湘文化精神的体现。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